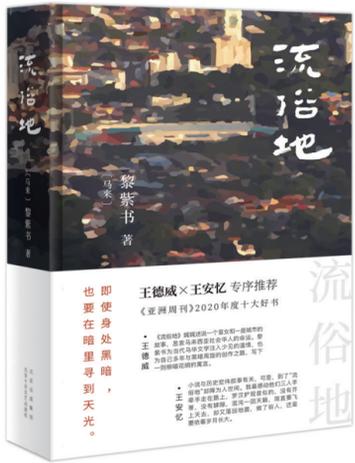


黎紫书《流俗地》:

复现被光阴蚕食的记忆

□戴瑶琴



《流俗地》像一个“漩涡”，海量社会信息以螺旋形偏向力倾于一位普通女性的成长史。隐身于小说的两个关键词令人印象深刻，即“楼上楼”与“百子柜”，它恰能从纵横双向给予解析作品的结构提示。

视盲，为银霞扫除一切外在的视觉诱惑，她被放置于更接近真相的听觉世界。于是，在组屋绵长的滴水声中、灯管内飞虫的啾啾声中，银霞的探索欲被不断调动，聚合出一系列组屋内外的青春、奋斗与家族故事。

一种反差。作家不可避免要处理黑暗与光明的关系。《流俗地》保持静默，银霞不像是明亮世界里黑暗的那一个存在，更像是原本黑暗世界中光的指引。

终获得了相对美好的归宿，少年时代她曾被老顾救助，两人重聚缔结婚缘，如同宿命论的某种回馈。诚然，这样的循环表面上颇为稳妥，但忽略了这本就是银霞退而求其次的决定。

盲，到底怎么理解？眼睛看不见就是盲？“盲”源于理性漫漶的心盲。因而，看不看得见已不是核心。银霞借助两条路径与外界交流。众所周知的是倾听，强化人和环境的黏合度。

小说折叠着变与不变的悖论。“百子柜”每个抽屉都是“幽深的洞穴”，开合中滑入一重重黑暗，

依序推进，直至人性黑洞。组屋里的人，视“楼上楼”为“寄居”，搬离“意味困境已渡，人生路上不再需要与同病相怜者相濡以沫”，但一切的改变没有令世界变得更好。

女性命运是黎紫书在创作中始终倾注情感的重点。“扑火的多半是蛾吧？其实不是，更多的是那些在雨后成群出没的飞蚁，它们有种集体自杀的习性，雨后破土而出，实时长出翅膀觅光而去。



认识风信子

□阎纯德

二月的北京，夜色寒冷而迷人。我和妻，还有王立先生，与风信子并肩穿过王府井、新华街，到美食城“石亭”，由风信子做东，品尝日本料理。

几年前，萧乾先生介绍我认识台湾女作家风信子(鄞台英)。这美丽的名字让我想起属多年生草本百合科，有红黄白蓝紫各色艳丽总状花序的风信子。

以散文笔法写的书信集，她立即响应，并为这本书起了个名字《海峡风信》。风信子刻苦勤快，不到一年工夫，就业余写下十余万字。

春节时我给她寄过一张梅花贺卡。她回信说：“你的贺卡放在办公桌的台灯上，金亮的福字我放在心底。我天天与海对岸的温意温情相共，再大的风浪波折都无所惧。”

有机会变成隐形人，躲在一旁不言不语，借机享受别人讲话的雄风和韵味，细心体察风信子花期里的心态。

有许多必然。十年前，我绝对料不到，梦也不曾梦的是：这一生中，会对这样的一座古城，有如此浓烈的“归乡”之感；这一生中，有块土地能让我产生重回母体子宫般的深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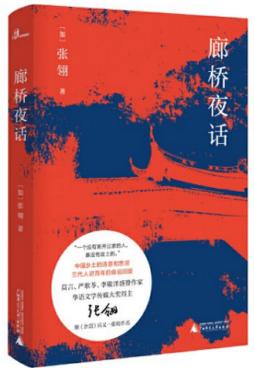
这封信犹如永驻的春风，一直温暖着我的心。她的情怀，她的人格，她的文品，以及她那几分血气几分侠气中的细腻和温柔，都是认识她的透镜。

书讯

张翎《廊桥夜话》出版

近期，加拿大华人作家张翎小说《廊桥夜话》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个没有离开过家的人，是没有故土的。”《廊桥夜话》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得主、华文作家张翎最新创作的小说，首次发表于《十月》杂志，甫一发表便被《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长江文艺》争相转载。



宿雪(局部) 赵大白作

华馨 唐建武 HUA XIN

Advertisement for 'Yanwen' magazine, including contact info and subscription details.

Advertisement for Nanjing Far East Bookstore new arrivals, listing various books and authors.

Advertisement for book submissions, including contact info for Hainan Cultural Service Co.

Advertisement for 'Wild Grass' magazine, listing contents and subscription info.